



家範典第七卷

祖孫部彙考

爾雅 釋親

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母

註加王者尊之

王父之考爲曾祖王父王父之妣爲曾祖王母

註曾猶重也

曾祖王父之考爲高祖王父曾祖王父之妣爲高祖王母

註高者言最在上

父之世父叔父爲從祖祖父父之世母叔母爲從祖祖母

註從祖而別世統異故

子之子爲孫

註孫猶後也

孫之子爲曾孫

曾孫之子爲元孫

註元者言親屬微昧也

元孫之子爲來孫

註言有往來之親

來孫之子爲舅孫

註舅後也汲冢竹書曰不啻之舅孫

舅孫之子爲仍孫

註仍亦重也

仍孫之子爲雲孫

註言輕遠如浮雲

漢劉熙釋名

釋親屬

祖祚也祚物先也又謂之王父王睢也家中所歸往也王母亦如之

曾祖從下推上祖位轉增

益也

高祖高皐也最在上皐猶諸下也

孫遜也遜遁在後生也

曾孫義如曾祖也

元孫元懸也上懸於高祖最在下也

元孫

之子曰來孫此在無服之外其意疎遠呼之乃來也

來孫之子曰昆孫昆貫也恩情轉遠以禮

貫連之耳

昆孫之子曰仍孫以禮仍有之耳恩意實遠也

仍孫之子曰雲孫言去已遠如

浮雲也皆爲早娶晚死壽考者言也

父之世叔父母曰從祖父母言從己親祖別而下也亦言隨從己祖以爲名也

祖孫部總論

禮記 曲禮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

陳呂氏曰抱孫不抱子古禮經

語也曾子問曰孫幼則使人抱之抱孫之爲言生於孫幼且明尸必以孫以昭穆之同也古之祭祀必有尸尸神象也主人之事尸以子事父也尸必筮求諸神而不敢專也

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陳注庶人父母早死不聞父之諱其祖故亦不

諱其祖有廟以事祖者則不然也

曾子問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或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陳注曾子之意疑立尸而祭無益

死者故問祭時必合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蓋祭初陰厭尸猶未入祭終而陽厭在尸既起之後是厭祭無尸也孔子言成人威儀具備必有尸以象神之威儀所以祭成人之喪者必有尸也尸必以孫以昭穆之位同也取於同姓亦謂孫之等列也祭殤者不立尸而厭祭以其年幼少未能有成人之威儀不足可象故不立尸也若祭成人而無尸是以殤待之矣

郊特牲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
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內則

凡父在孫見于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陳應氏曰辭者夫婦所以相授受也祖尊故有其

禮而無其辭

大

父在謂祖在也據子之文稱之故曰父爾以祖名之而不以父者家事統於尊故

也

喪服小記

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

陳適孫無父既爲祖三年矣今祖母又死亦終三年之制蓋祖在

而喪祖母則如父在而爲母期也子死則孫爲後故以爲後者言之

雜記

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

陳男子死而附祖者其祝辭云以某妃配某氏是并

祭王母也未嫁之女及嫁未三月而死歸葬女氏之黨者其附於祖母者惟得祭祖母不祭王父

也故云附於王母則不配蓋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有事于尊者可以及卑有事于卑者不敢援尊也

祭統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 銘者論譏其先祖之有德善

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示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

陳

注祭器鼎彝之屬自成其名者自成其顯揚先祖之孝也比次也謂已

名次于先祖之下也順無所違于禮也示後世而使子孫效其所爲則是教也

古之君子論譏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

陳

注勳在鼎彝是國有賢臣也故足爲國家之重

大

嚴陵方氏曰無美而稱之則不足以取信于人

故曰是誣也有善而弗知則其明不足以見之也知而弗傳則其仁不足以與之也爲人之子孫

不明不信而且誣焉則辱莫甚矣

儀禮 喪服

祖父母

疏

釋曰孫爲之服喪服條例皆親而尊者在先故斬章先父三年齊衰先母此不杖期先

祖亦是其次若然此章有降有正有義服之本制若爲父期祖合大功爲父母加隆至三年祖亦加隆至期是以祖在於章首得其宜也

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

疏

釋曰云何以期也至尊也者此據母而問所生之母至親惟期而已祖

與孫止大功孫爲祖既疏何以亦期答云至尊也者祖爲孫降至大功似父母于子降至期祖雖非至親是至尊故期若然不云祖至尊而直云至尊者以是父之至尊非孫之至尊故直云至尊也

適孫

疏

釋曰孫卑于昆弟故次之此謂適子死其適孫承重者祖爲之期

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

註

周之道適子死則立適孫是適

孫將上爲祖後者也長子在則皆庶孫耳孫婦亦如之適婦在亦爲庶孫之婦凡父于將爲後者

非長子皆期也

曾祖父母

疏

釋曰曾高本合小功加至齊衰故次繼父之下此經直云曾祖不言高祖案下總麻

章鄭註云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是以此註亦兼曾高而說也若然此曾祖之內合有高祖可知不言者見其同服故也

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

註

正言小功者服之數

盡於五則高祖宜總麻曾祖宜小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大功高祖宜小功也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元孫爲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

疏

釋曰云何以齊衰三月也

者問者怪其三月太輕齊衰又重故發問也云小功者兄弟之服也案下記傳云凡小功已下爲兄弟是以云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云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者傳釋服齊衰之意也

釋曰

云正言小功者服之數盡於五者自斬至總是也云則高祖宜總麻曾祖宜小功也者據爲父期而言故三年問云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彼又云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加使倍之故再期也

是本爲父母加隆至三年故以父爲本而上殺下殺也是故言爲高祖總麻者謂爲父期爲祖宜大功曾祖宜小功高祖宜總麻又云據祖期是爲父加隆三年爲祖宜期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故鄭云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此鄭總釋傳云小功者兄弟之服其中含有高曾二祖而言之也又云則曾孫元孫爲之服同也者曾祖中旣兼有高祖是以云曾孫元孫各爲之齊衰三月也云重其衰麻尊尊也者旣不以兄弟之服服至尊故云重其衰麻謂以義服六升衰九升冠此尊尊者也云減其日月恩殺也者謂減五月爲三月者因曾高於己非一體恩殺故也

曾孫

註疏
孫之子

釋曰據曾祖爲之總不言元孫者此亦如齊衰三月章直見曾祖不言高祖以

其曾孫元孫爲曾高同曾高亦爲曾孫元孫同故二章皆略不言高祖元孫也

朱子近思錄 祭

伊川先生曰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于奉養而薄于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于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于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

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性理會通 祭高祖

問今人不祭高祖如何程子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此 朱子曰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爲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爲得祭祀之本意今以祭法考之雖未見祭必及高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祭祀以遠近爲疏數亦可見矣家禮又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此則可爲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

祖孫部藝文一

爲陳留太守上孝子狀

漢蔡邕

臣前到官博問掾史孝行卓異者臣門下掾申屠覽稱孝子平丘程末年十四歲時祖父叔病歿未抱伏叔尸號泣悲哀口乾氣少喘息纒屬舅偃哀其羸劣嚼棗肉以哺之未見食噓唏不能吞咽麥

飯寒水間用之舅偃誘勸哽咽益甚是後精美異味遂不過口常在柩旁耳聞叔名目應以淚前太守文穆召署孝義童云以叔未葬不能至府舍臣輒核問掾史邑子殷盛宿彥等辭驗皆合臣卽召來見末年十四歲顏色瘦小應對甚詳臣問樂爲吏否垂泣求去白歸喪所臣爲設食但用麥飯寒水不食肥膩舅本以田作爲事家無典學者其至行發于自然非耳目聞見所倣效也雖成人之年知禮識義之士恐不能及伏惟陛下體因心之德當中興之運躬秉萬幾建用皇極神紀騁于無方淑暢洽于羣生故醇行感時而生美義因政而出清風奮揚休徵誕漫太平之萌昭驗已著臣誠伏見幸甚臣聞魯侯能孝命于夷官張仲孝友侯在左右周宣之興實始于此且烏以反哺託體太陽羔以跪乳爲贊國卿禽鳥之微猶以孝寵況未稟純粹之精爽立百行之根源其人隱瘁而德曜彌光其族益章臣不勝願會使未美昭顯本朝謹陳狀臣邕頓首

祖德頌

前人

昔文王始受命武王定禍亂至於成王太平乃洽祥瑞畢降夫豈后德熙隆漸浸之所通也是以易嘉積善有餘慶詩稱子孫保之非特王道然也賢人君子修仁履德者亦其有焉昔我烈祖暨

于予考世載孝友重以明德率禮莫違是以靈祇降之休瑞兔擾馴以昭其仁木連理以象其義斯乃祖禰之遺靈盛德之所貺也豈我童蒙孤稚所克任哉乃爲頌曰

穆穆我祖世篤其仁其德克明惟懿惟醇宣慈惠和無競伊人巖巖我考蒞之以莊增崇丕顯克構其堂是用祚之休徵惟光厥徵伊何於昭于今園有甘棠別榦同心墳有擾兔宅我柏林神不可誣僞不可加析薪之業畏不克荷矧貪靈貺以爲己華惟予小子豈不是欲於有先功匪榮伊辱

祖德賦

晉陸機

咨時文之懿祖膺降神之靈曜棲九德以弘道振風烈以增劬彼劉公之矯矯固雲網之逸禽旣憑形以傲物諒傳翼而棲林伊我公之秀武思無幽而弗昶形鮮烈於懷霜澤溫惠乎挾纊收希世之洪捷固山谷而爲量西夏坦其無塵帝命赫而大壯登具瞻于太階濯長纓乎天漢解戎衣以高揖正端冕而大觀戢靈武于旣曜恢時文于未煥騰絕風以逸驚庶遐蹤于公旦

述先賦

前人

仰先后之顯烈懿暉祚之允輯應遠期于已曠昭前光于未戢抱朗節以遐慕振奇迹而竣立在唐

臣之貪禍據西山而作違招長轂于河畔飲冀馬乎江湄頓雲網而潛泳揮神戈而外臨敵罔隆而弗夷逆無微而不禽茂德華其既休元勳曝而洊舉龍袞服于太階配三台乎其所是故其生也榮雖萬物咸被其仁其亡也哀雖天網猶失其綱嬰國命以逝止亮身沒而吳亡

祖考頌

陸雲

雲之世族承黃虞之苗緒裔靈根之遺芳用能枝播千條穎振萬葉繁衍固於三代饗祀存乎百世豈非皇慶之積祐神明之殷祥者哉在周之衰有嬀之後將育于姜而貞龜發鳴鳳之兆周史表觀國之繇故能光宇營丘奄有東海支庶蕃蕪而裔祚昌大矣遭世多難子孫蕩析逐于南土烈祖丞相邵侯顯考大司馬武侯明德叡哲沉雄特秀固上天所以繼迹前期惠成顧者也是以有吳雲興而邵侯龍見遂風騰海嶠電斷荆楚運籌制勝底定經略文德光宣武功四克乃作台衡以御于王政天綱與先代比隆義問與前修接響固所謂汪洋浩浩不世出者哉武侯以光遠之度襲重規之範宣朗之明照層暉之景故寅亮樞極則萬物淳曜緝熙有邦而宇內恪居及至中葉亂曰虎臣綏援既集而大難時弭德濟封域之內威揚函夏之表遂仍世作宰焜耀祖業車

實襲軌裘不改帶元勳曷於光國洪烈著於隆家考德計功比之前代未有茂於此者也是以小
子敢慕徽猷欽述芳烈雖不足以當朱紘之一唱發清廟之三歎蓋爾臣子之遺恩罔極之所處
也乃作頌曰

悠悠聖緒上帝是臨世篤其猷於顯徽音神風往播福祿來尋靈根既茂萬葉垂林繁盛海嶠潏潏
漢陰既曰寧止芳祐允淑乃步斯淳降神有陸赫矣二公應期載育明明邵侯允哲允謀叡心昭德
淑問宣猷如日之升如川之至炎精既頌黃揮煥光宅海邦大造江漢王于出征二公斯難長驅
致屈九有有判咸黜凶醜區域寧晏天祿未終大命有集卜食東夏元龜既襲聿來故宮作蕃舊邑
公徒斯振帝旅凱入於變時雍神道經始肅肅九命永言徽止公拜稽首對揚天子猗歟猗歟邵侯
有作我考纂戎爰究爰度遠除尋軌崇基式廓昭明有家祖廟奕奕中葉虎臣稱亂西秦靈旆電揮
伐鼓霆震會朝克舉征不浹辰遐風遠掃萬里無塵有秩斯祐念切在茲衰衣之宜遂作上司台光
增朗方險載夷穆矣暉章有吳之旗我祖我考受言藏之矚矚藻裳再命同服駢駢四牡二世方轂
分珪比瑞天秩底祿公堂峻趾華構重屋昔在二伊于殷有聲在漢之興亦曰韋平惟祖惟考履貞

大亨邈彼披陽追蹤阿衡駿惠雨施景潤雲行洋洋元化功濟其民風馳海表光被嶽瀕二后重規
世有哲人肅雍碩響萬載是振

遷丹陽尹民黃初妻趙殺子婦遇赦應徙送避孫讎議

宋劉義慶

案周禮父母之讎避之海外雖遇市朝鬪不反兵蓋以莫大之冤理不可奪含戚枕戈義許必報至
於親戚爲戮骨肉相殘故道乖常憲紀無定準求之法外裁以人情且禮有過失之宥律無讎祖之
文況趙之縱暴本由於酒論心卽實事盡荒耄豈得以荒耄之王母等行路之深讎臣謂此孫忍愧
銜悲不違子義共天同域無虧孝道

王元軌子欲改葬祖父母議

北齊邢邵

禮改葬總麻鄭元注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惟三人而已然嫡曾孫孫承重者曾祖父母祖父母改
葬旣並三年之服皆應服總而止言三人若非遺漏便是舉其略耳

傷心賦

有序

北周庾信

余五福無徵三靈有譴至于繼體多從天折二男一女並得勝衣金陵喪亂相繼亡沒羈旅關河

倏然白首苗而不秀頻有所悲一女成人長孫孩稚奄然原壤何痛如之既傷卽事追悼前亡唯覺傷心遂以傷心爲賦若夫入室生光非復企及夾河爲郡前途逾遠婕妤有自傷之賦揚雄有哀祭之文王正長有北郭之悲謝安石有東山之恨豈其然矣至若曹子建王仲宣傳長虞應德璉劉韜之母任延之親書翰傷切文辭哀痛千悲萬恨何可勝言龍門之桐其枝已折卷施之草其心實傷嗚呼哀哉賦曰

悲哉秋氣搖落變衰魂兮遠矣何去何依望思無望歸來不歸未達東門之意空懼西河之譏在昔金陵天下喪亂王室板蕩生民塗炭兄弟則五郡分張父子則三州離散地鼎沸於袁曹人豺狼於楚漢或有擁樹罹災藏衣遭難未設桑弧先空柘館人惟一丘亭遂千秋邊韶永恨孫楚長愁張壯武之心疾羊南城之淚流痛斯繼體尋茲世載天道斯慈人倫此愛膝下龍摧掌中珠碎芝在室而先枯蘭生庭而早刈命之修短哀哉已滿鶴聲孤絕猿吟腸斷羸博之間路似新安藤緘轉櫝枌掩虞棺不封不樹惟棘惟欒天慘慘而異色雲蒼蒼而正寒況乃流寓秦川飄颻播遷從官非官歸田不田對玉關而羈旅坐長河而暮年已觸目於萬恨更傷心於九泉至如三虎二龍三珠兩鳳並有

山澤之靈各入熊羆之夢望隴首而不歸出都門而長送對寶盞而痛心撫元經而流慟石華空服犀角虛簪風無少女草不宜男烏毛徒覆獸乳空含震爲長男之宮異爲長女之位在我生年先凋此地人生幾何百憂俱至二王奉佛二郤奉道必至有期何能相保淒其零露颯焉秋草去矣黎民哀哉仲仁冀羊祜之前識期張衡之後身一朝風燭萬古埃塵丘陵兮何怨能留兮幾人

感舊賦

并序

唐岑參

參相門子五歲讀書九歲屬文十五隱於嵩陽二十獻書闕下嘗自謂曰雲霄坐致青紫俯拾金盡裘敝蹇而無成豈命之過歟國家六葉吾門三相矣江陵公爲中書令輔太宗鄧國公爲文昌右相輔高宗汝南公爲侍中輔睿宗相承寵光繼出輔弼易曰物不可以終泰故受之以否逮乎武后臨朝鄧國公由是得罪先天中汝南公又得罪朱輪翠轂如夢中矣今王道休明噫世業淪替猶欽若前德將施於後人參年三十未及一命昔一何榮矣今一何悴矣直念昔者爲賦云其詞曰

吾門之先世克其昌赫矣烈祖輔於周王啟封受禪佐命克商二千餘載六十餘代繼厥美而有光